南北史合注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二

明 李清 撰

北史五十六

高隆之 （膺之）

竇泰

尉景

婁昭 （兄子叡）

庫狄干 （士文別見）

韓軌

段榮 孝言 斛律金 子光 羡

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祖通仕沮渠氏沮渠滅徙居北邊父機騰少質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擾歸爾朱榮尋為齊神武都督長史神武為晉州又引為長史

北齊書曰高祖自晉陽出滏口行至襄垣爾朱兆率衆迎之與兆宴飲水湄誓為兄弟各還本營明日兆往招高祖高祖將赴之以安其意臨上馬騰牽衣止之兆隔水肆罵兆還晉陽高祖遂東

及起兵信都常以誠款預謀策
北齊書曰騰又勸高祖立元朗見神武本紀
嵬遷尚書左僕射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騰願
尚之而公主欲侍中封隆之
此公主即明月耶他日從孝武入關宇文泰殺帝
之禍即此公主也一失節孀婦其貽禍乃爾
騰妬隆之遂相間構神武啟免騰官俄復之與斛斯椿
同掌機密為孝武所忌慮禍奔晉陽神武以誅椿為名

本史言神武入討以臣伐君乃爾反言今正之

番騰行并州事孝靜立入為尚書左僕射内外之事騰咸知之除侍中兼尚書令

魏書刑罰志曰魏自爾朱擅權輕重肆意在官多尚嚴酷遷鄴後京畿盜起有司奏立嚴制侍中孫騰上言法若畫一理尚不二不可喜怒由情而致輕重案律公私劫盜罪止流刑而比來執事律令之外更立餘條斯乃刑書徒設獄訟更煩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臣以為升平之美義在省刑陵遲之弊必由峻法是以漢約三章天下歸德秦酷五刑率土瓦解禮訓君子律禁小人舉罪定名國有常辟不宜巨細滋煩令民豫備請諸犯盜之人悉準律令以明恒憲詔從之

時西魏攻南袞州詔騰率諸將禦之騰性怯無威略失利而還又除司徒餘官如故初北境亂騰亡一女及貴推訪不得疑其為人婢及為司徒奴婢訴良者皆免之顧免千人冀得其女神武知之大怒解司徒尋為尚書

左僕射太保仍侍中遷太傅初博陵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爲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氏更適鄭伯猷携賈於鄭氏賈有色騰納爲妾妻袁氏卒騰以賈有子正以爲妻詔封丹陽郡君復請以袁氏爵田授其女其違禮肆情多此類騰早依神武神武深信待之置於魏朝寄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自己納賄不知紀極官贈非財不行府藏銀器盜爲家物親狎小人專爲聚斂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爲甚馮神武文襄

屢加誚讓終不悛武定六年卒贈太師開府錄尚書事
謚曰文天保初以騰佐命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神
武
高隆之字延興洛陽人為閹人徐成養子少時以賃升
為事或曰父幹為姑壻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後有
參定功神武命為弟仍云勃海蓨人贈幹司徒公隆之
身長八尺美鬚髯深沉有志氣初行臺于暉引為郎中
與神武深相結託後從起兵於山東累遷并州刺史

北齊書曰隆之封平原郡公邑千七百戸隆之求減戸七百并求降已四階讓兄騰優詔許之

入為尚書右僕射時初給民田權貴皆占良美貧弱咸受塉薄隆之啟神武更均平之又領營構大將作以十萬夫徹洛陽宫殿運於鄴構營之制皆委隆之增築南城周二十五里以漳水近帝城起長堤以防汎溢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水碾磑並有利於時魏自孝昌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

佐僚所在頗煩擾隆之請非實在邊要見有兵馬者悉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服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旬日獲五萬餘人而羣小讙譟隆之懼而止詔監起居事進位司徒武定中除尚書令遷太保文襄祚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文襄於尚書省大加責讓齊受禪進爵為王尋以本官錄尚書事領大宗正卿監國史隆之好小巧公

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典故時論非之於射堋土上立三人像為壯勇勢文宣曾至東山因射謂隆之曰堋土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為終日射人隆之無以對先是文襄委任崔暹崔季舒等及文襄遇害隆之啟文宣並欲害之不許文宣以隆之舊齒委以政事隆之恐於楊愔前妻帝妹也故愔能毀日至崔季舒等仍以前隙譖云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己能裁帝以其受任既久知有寃狀便宜申滌何過要

名非大臣義天保五年禁止尚書省隆之曾與元昶宴語昶曰與王交遊當死生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帝未登庸日隆之意常侮帝帝將受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中

愚按魏李靜禪齊與羣臣別隆之獨泣洒見孝靜記此其所以與裴讓之同禍也

帝深銜之因此大怒罵曰徐家老公令壯士築百餘拳放出渴將飲水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飲之因從

篤没於途贈太尉太保陽夏王竟不得謚隆之雖不學涉而欽尚文雅搢紳名流必存禮接寡姊為尼事之如母訓督諸子必先文義世以此稱之文宣末年多猜害追忿隆之執其子司徒中兵慧登等二十人於前慧登言乞命帝曰事不得已以鞭扣鞍皆同時就戮並投於漳水發隆之冢出屍其貌不敗斬骸骨焚之棄於漳流天下寃之隆之嗣遂絶乾明中詔其兄子子遠為隆之後襲爵陽夏王還其財産隆之見信神武性陰毒儀同

三司崔孝芬以結姻不果太僕卿任集同加營構頗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請託不遂並搆成其罪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天道

司馬子如字遵業自云河内温人徙居雲中因家焉子如初為懐朔鎮省事與齊神武相結託分義甚深孝昌中北州淪陷子如南奔肆州為爾朱榮所禮

北齊書曰榮之向洛以建興險阻往來衝要有後顧憂以子如行建興太守當郡都督

稍遷大行臺郎榮誅隨榮妻子與爾朱世隆等走出京城

北齊書曰榮之誅子如自宮内突出至榮宅棄家隨榮妻子與爾朱世隆走出京城世隆欲還北子如曰方今天下匈匈惟强是示不可以弱示人若必走北恐變故隨起不如分兵守河橋廻軍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離潰假不如心猶足示有餘力使天下憚我威强於是世隆等還逼洛陽

節閔立以前後功進爵陽平郡公

北齊書曰高祖起義信都世隆等以子如有舊出為南岐州刺史子如憤恨泣涕自陳而不獲免

神武入洛以為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尚書左僕射開府與高岳孫騰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神武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

北齊書曰高祖待之甚厚並坐同食從旦達暮

及還神武武明后俱有齎率率以為長子如性既豪爽

兼恃舊恩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興和中以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皆稽留時刻致之極刑進退少不合旨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頸士庶惶懼轉尚書令及文襄輔政以賄

北齊書曰子如義旗之始本不參預直以故舊委重意氣甚高聚歛不息

為御史中尉崔暹所劾在獄一宿髪皆白辭曰司馬子

如本從夏州策一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犓牸牛犢犢在道死唯犓角存此外皆人上取得者神武書敕文襄曰馬令吾故舊汝宜寬之文襄駐馬行街出子如脫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於是除削官爵神武後見之哀其顦悴以膝承其首親為擇蝨賜酒百瓶羊五百口粇米五百石子如曰無事尚被囚幾死若受此豈有生路邪未幾起行冀州事能自改厲甚有聲譽詔復官爵

齊受禪以翼贊功

文宣先謀受禪子如逆于遼陽固言未可見文宣本
紀此又云有翼贊功何其不符
別封須昌縣公尋除司空子如性滑稽不治檢裁言戲
穢褻識者非之而事姊有禮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士
並加欽愛復以此稱之然素無鯁正不能以平道處物
文襄時中尉崔暹黄門郎崔季舒俱被任用文襄遇害
暹等赴晉陽子如以糾劾之釁乃啟文宣言其罪勸帝
誅之後子如以馬度關為有司所奏文宣譲之曰崔暹

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令我殺之因此免官久之
猶以先帝之舊拜太尉尋以疾卒贈太師太尉謚文明
愍按子如勸爾朱世隆攻洛與賈詡勸李傕郭汜攻
洛何異及高歡起兵抗君子如又曰向欲立小者正
為此耳故歡卒舍清河王亶而立其十一歲之子孝
靜皆子如啟之也皆主黨權罪不容於死
長子消難嗣別見子如兄纂纂長子世雲輕險無行累
遷潁州刺史肆行姦穢將見推懼遂從侯景文襄猶以

子如恩舊免其請弟死罪徙北邊世雲以侯景敗於渦陽復有異志為景所殺世雲弟儹之儹之字仲慶美鬚髯有風貌好學厚自封植神氣甚高歷中書黄門侍郎天平中叔父子如執鈞當軸儹之既宰相猶子兼自有名望所與遊集盡一時名流與邢子王才元景等並為莫逆交及兄世雲從逆期親皆應誅儹之及諸弟並有人才為朝廷所惜文襄特減死徙近鎮文宣嗣業得還齊受禪子如別封須昌縣公迴授儹之子如撫愛甚篤

膺之昆季事之如父性方古不能諧俗舊與楊愔同為黃門郎至愔為尚書令抗禮如初愔嘗有從姊慘尚書卿尹皆蹤弔膺之執手而出會路逢愔威儀道引乃於樹下側避之愔從車望見呼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愔甚重之然以其疎簡傲物竟天保閒淪滯不齒河清末累拜金紫光祿大夫患泄痢積年不起武平中就家拜儀同三司班台之貴近世專以賞勲勤膺之雖為猥雜名器猶重初司徒趙彥深起自

孤微為子如管記曆之甚相忽畧及彥深為宰相朝士輻湊曆之自念故被延請永不至門每與相見捧袂而已太常卿段孝言左丞相韶弟位望甚隆嘗詣其弟幼之舉座傾敬曆之時牽疾外齋凴几而坐不為動容直言我患痢久太常不得致怪黄門郎陸杳貴遊後進曆之嘗與人棋杳忽至寒暄而已棋不輟園宅閑素門無雜客性不飲酒而不愛重賔遊病久不復堪讀書或以奕棋永日名士有素懐者時相尋候無雜言唯論經史

好讀太玄經又注楊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雲周旋患痢十七年竟以此終

竇泰字世寧太安捍殊人父樂魏末破六韓拔陵為亂與鎮將楊鈞固守遇害泰貴追贈司徒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收出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駛雨霑灑寤而驚汗遂有振期而不產大懼有巫曰渡河湔裙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生泰及長善騎射有勇畧泰父兄戰没於鎮泰身

負遺骸歸爾朱榮以從討邢杲功賜爵廣阿子神武為晉州請泰為鎮城都督參謀軍事累遷侍中京畿大都督領御史中尉泰以勲戚居臺雖無多糾舉而百僚畏懼天平三年神武西侵令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小關為周文所襲衆盡没泰自殺初泰將發鄴鄴有惠化尼謡云竇行臺去不迴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傾去旦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贈大

司馬太尉錄尚書事謚武貞泰妻武明婁后妹泰雖以
親見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
武子孝敬嗣
尉景字士真善無人秦漢置尉堠官其先有居此職者
因氏焉景性温厚頗有俠氣魏孝昌中北鎮反景與神
武入杜洛周中仍共歸爾朱榮以軍功封愽野縣伯後
從神武起兵信都韓陵之戰唯景所統失利神武入洛
留景鎮鄴景妻常山君神武姊以勳戚每有軍事與庫

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財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發夫獵死者三百人庫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桶何不剝公神武誡景曰可無貪也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笑不答進封長樂郡公歷位太保太傅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邪神武聞之泣詣闕

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魏孝靜乃許之
愚按此一舉也歡以至親不便行法故假主威懼之泣請者三皆詐也景夫婦亦識其意所以忿怨彌深
於是黜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武造景景恚卧不動呌曰殺我時趣邪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為爾汲水胝生忘之耶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為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為墻人相扶為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

景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濕哭不聽杖邪尋授青州刺史操行頗改士民安之徵授大司馬遇疾卒於州贈太師尚書令齊受禪以景元勲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子綦少歷顯職性麄武天保初封庫狄干等為王綦以父不預王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帝怪遣使就宅問之隔門謂使人曰天子不王綦父綦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敕綦遂彎弓隔門射使者使者

以狀聞文宣使段韶諭旨粲見韶唯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親詣其宅慰之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粲襲爵位司徒太傅卒子世辯嗣周師將入鄴令世辯率千餘騎覘候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遥見羣烏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是紫陌橋不敢顧隋開皇中卒於浙州刺史

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武明后母弟祖提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各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之魏太

武時以功封真定侯父内干有武力未仕卒昭方雅正直有大度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時神武少親重之昭亦早識人雄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諫不宜乘危歷險神武將出信都昭賛成大策即以為中軍大都督從破爾朱兆於廣阿封濮陽郡公授領軍將軍魏孝武將貳於神武昭以疾辭還晉陽後從神武入洛兖州刺史樊子鵠起兵以昭為東道大都督攻之子鵠既死諸將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此州無狀横被殘賊其魁是怨

其人何罪皆捨之後遷司徒出為定州刺史昭好酒晄
得偏風雖愈猶不能處劇務在州事委寮屬舉大綱而
已卒於州贈假黃鉞太師太尉謚曰武齊受禪詔祭告
其墓追封太原王父封亦如之皇建初配享神武次子
定遠少歷顯職外戚中偏為武成愛狎別封臨淮郡王
帝大漸與趙郡王叡等同受顧命位司空叡奏黜和士
開定遠與其謀已納士開賄賂成叡之禍詳見士開傳
其貪鄙如此尋除瀛州刺史初定遠弟季略亡穆提婆

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思好作亂提婆令臨淮國郎中告定遠不許因高令開府段暢率三千騎掩之令侍御史趙秀通至州以贓劾定遠定遠疑有變遂縊死昭兄子叡父拔魏南部尚書叡幼孤養於昭為神武帳内都督累遷光州刺史在任貪縱深為文襄所責齊受禪除領軍將軍叡無佗器幹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為瀛州刺史聚斂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大寧元年進司空平高歸彦於冀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濫殺人為尚書

左丞宋仲羡彈奏經赦乃免尋為太尉以軍功進大司馬武成至河陽仍遣總偏師赴懸瓠𮪍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專行非法詔免官以王還第尋除太尉薨贈大司馬

庫狄干善無人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之西臘汗山地方百里處之後率部落北邊因家朔方千鯁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掃逆黨授軍將宿衛於內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入京夏歸里孝昌元年北

邊擾亂奔雲中為刺史費穆送于爾朱榮以軍主隨榮入洛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封廣平郡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撓唯于兵退神武以其舊功竟不責黜尋轉太保太傅及高仲密以虎牢叛神武封之以千為大都督前驅千上道不過家見侯景不遑食景使騎追饋之時周文自將兵至洛陽軍容甚盛諸將未欲南渡千決計濟河神武大兵繼至遂大破之還為定州刺史不閑吏事多煩擾然清約自居不為吏民所患遷太師天

平初以干元勲佐命封章武郡王轉太宰干尚神武妹
樂陵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帝拋大衆威望之
重為諸將所伏而最為嚴猛會詣京師魏臨淮王元孝
友於公門言戲過常無能面折者干正色責之孝友大
慙時人稱善卒贈假黄鉞太宰給轀輬車謚景烈干不
知書署名為干字逆上畫之時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
周者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孫始並知書干
皇建初配享神武子士文別見

韓軌字伯年太安狄那人少有志操性深沉喜怒不形於色神武鎮晉州引為鎮城都督及起兵信都軌贊成大策從破爾朱兆於廣阿仍督中軍又從破兆於赤谼嶺再遷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廵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户別絹布兩疋州人田昭等七千户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嘉歎乃留焉頻以軍功進封安德郡公遷瀛州刺史在州聚歛為御史所劾削除官爵未幾復爵歴中書令司徒齊受禪封安德郡王軌妹為神武所

納生上黨王渙復以勲庸歷登台鉉常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柔然暴疾卒于軍贈假黃鉞太宰太師謚肅武皇建初配享文襄子晉明嗣晉明有俠氣諸勲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廷欲處之貴要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故紙乎武平末除尚書左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解官

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祖信以扶徒北邉仍家于五原郡父連安北府司馬榮少好歴術專意星象正光中謂人曰吾今觀玄象察人事不及十年當亂亂起此地天下因此横流無可避也未幾如言榮初依杜洛周因奔尒朱榮及神武起兵榮賛成之神武南討鄴留榮鎮信都時攻鄴未克榮轉輸無闕神武入洛論功封姑臧縣侯授瀛州刺史榮妻武明皇后長姊榮恐神武招私親之議固推諸將竟不之州尋歴相濟泰三州

北齊書曰榮性温和所歷皆推仁恕

所在民吏愛之初神武將圖關右榮盛稱未可及渭曲

敗神武曰不用段榮言以至于此尋除山東大行臺領

本州流人大都督甚得物情卒贈太尉謚昭景皇建初

配享神武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威王長子韶嗣

韶字少先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畧神武以武明后妹子

益器重之常置左右為心腹領親信都督神武拒尒朱

兆於廣阿悼兆兵衆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死所謂彊

者得天下心尒朱梨冠毀冕拔本塞原邙山之會羣紳何罪

愚按印山必河陰之誤

殺主立君不朓旬朔天下思亂十室而九王誅惡君側何往不克神武曰吾雖以順討逆恐無天命韶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今尒朱外賊天下内失善人智者不為謀勇者不為鬬不肖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挑戰敗之頻以軍功封下洛縣男後迴賜父爵姑臧

縣侯

北齊書曰以下洛縣男啟讓繼母弟寧安

邙山之役神武為賀拔勝所窘韶從傍馳馬反射斃勝馬追騎憚不敢進神武遂免賜鞍下馬并金進爵為公

及征玉壁攻城未下神武不豫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等曰吾每謂孝先論兵殊有英畧若比來用其謀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危篤欲委孝先以鄴下事若何金等咸曰知臣莫若君無出孝先者

冊府元龜載神武謂韶曰吾昔與卿父冒涉艱險同
獎王室今吾疾如此宜善相翼佐
仍令韶從文宣鎮鄴召文襄赴軍以韶為託令軍旅大
事並與籌之
北齊書載神武謂文襄曰段孝先知勇兼備親戚中
惟有此子
已神武殂侯景叛文襄還鄴留韶守晉陽委以軍事加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樂郡公文宣受禪

北齊書曰顯祖受禪別封朝陵縣又封霸城縣詔啟

歸朝陵于公乞封繼母梁氏為郡君又以霸城縣侯

讓其繼母弟孝言論者美之

除尚書右僕射遷冀州刺史

資治通鑑曰廣武王長弼與韶不協齊主將如晉陽

長弼言于帝曰韶擁強兵在衩恐不如人意豈可遂

往投之帝不聽既至以長弼語告韶曰如卿忠誠人

猶有讒況其餘乎

天保四年梁將東方白頭潛至宿豫詔韶攻之旣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陳霸先將攻廣陵尹令思又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將曰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霸先外託同德内有離心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儁等圍宿豫自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虞大軍卒至望旗而奔進破超達軍

北齊書載韶為諸將曰吳人輕躁本無大謀今破超達霸先必走

迴赴廣陵霸先遁

冊府元龜曰追至楊子栅望楊子城乃還大獲其軍

資器物

旋師宿豫遣辯士喻白額白額開門請盟盟訖度白額

終不為用斬之并其諸弟並傳首京師封平原郡王歷

司空司徒度大將軍尚書令太子太師以繼母憂去職尋

起大司馬仍為尚書令後與東安王婁叡平高歸彥還

太傅仍歷并州為政不存小察甚得民和周人遣將率

虔夸與突厥合逼晉陽武成自鄴倍道赴之時大雪周步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諸將或欲逆擊之韶曰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遂大破之

史糾曰愚閲趙郡王叡傳又不然載韶不與鹵戰自晉陽失道為鹵屠殺無遺斛律光面折韶曰段婆善為送女客由此言之惟叡是求者叡也容頭過身者韶也韶堅壁固壘亦將家所尚光何輕致反唇或非

實錄乎且閱廠傳則韶選慄覯望閱韶傳則老謀壯
事二傳一事並出北史兩兩相反正復不解
進太師周冢宰宇文護母閻氏先配中山宫護聞尚存
乃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隣好詔曰護外託為相
其寔主也為母請和不通一介使乃據移書即送其母
恐示以弱且外許之待通和往復歸之未晚不聽遂遣
使以禮將送護得母仍遣將尉遲迴等襲洛陽詔蘭陵
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擊之軍次邙山下逗留未進帝

欲召韶解洛陽圍但以突厥為慮韶曰北虜侵邊事等
疥癬西羌闚逼是膏肓之病帝仍令韶督精騎一千發
晉陽五日便濟河遇周軍於太和谷與將軍陣以待之
韶為左軍蘭陵王為中軍斛律光為右軍時周人以步
兵在前上山逆戰

北齊書載韶謂周軍曰汝宇文護幸得其母不思報
德今來何意周人曰天遣我來韶曰天道賞善罰惡
當遣汝送死來耳

韶且却且引待其力敝乃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洛城圍亦即奔遁

北齊書曰時周人墜溪谷死者甚衆餘盡棄營幕從邙山至穀山三十里中軍資器物彌滿川澤

除太宰封靈武縣公天統三年除左丞相武平二年出晉州道至定隴築威敵平冦二城而還二月周師來冦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往行達西境有栢谷城者敵之絕險請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

勢為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會兵在南道令斷其要路救不能至城勢雖髙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遂攻之城潰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公是月周又遣將攻邊斛律光先率軍禦之韶亦請行五月至服秦城西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韶抽壯士從北襲之使人潛渡河告姚襄城中内外相應進戰大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道俟破服秦併力圖之

從之六月圍定陽

北齊書曰城主固守不下韶登山望城勢乃縱兵急攻之

七月屠其外城時韶病在軍中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並無走路唯慮東面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設伏東南澗口其夜敵兵果出城伏兵擊之大潰韶竟以病卒賜溫明秘器轀輬車軍校之士陣送至平恩墓所發卒起冢贈假黃鉞相國太尉錄尚書

事謚忠武韶出才軍旅入參幃幄功既居高重以婚婣
望傾朝野而長於計畧善於御衆得將士心又雅性溫
慎有宰相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代
勲貴家罕有及者然僻於好色雖居要重微服閭行䙟
黄門郎元瑀妻皇甫氏緣瑀謀逆没官
北齊書曰瑀弟瑾謀逆皇甫氏因没官　愚按瑾奉
詔誅高澄何言謀逆則瑀非謀逆又可知史言誤
韶美之上啟固請文襄賜以别宅處之禮同正嫡尤嗇

於財親戚故舊畧無施與其子深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盃酒元妃所生三子懿深亮懿尚潁州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封平原王子寶鼎復尚中山長公主皆至顯官深美容貌寬謹有父風天保中受父封姑臧縣公尚東安公主位侍中韶病篤詔封深濟北王以慰其意入周拜大將軍郡公坐事死亮卒於隋汝南郡守

北齊書曰韶第三子德舉武平末官儀同三司周建

德七年在鄴城與高元海謀逆誅　愚按德舉齊世

臣與宗子高元海謀圖周此義舉也不得言謀逆

韶弟孝言少警發有風儀齊受禪歷中書黄門侍郎典

機密又歷秘書監度支尚書清都尹孝言本以勲戚致

位通顯驕奢無憚曾夜過其客宗孝王家呼坊民防援

不時赴遂栲殺之又與諸淫婦密遊其夫覺又以栲掠

殞時苑内須果木課民間及僧寺備輸孝言悉分向私

宅種植又殿内及園中須石差車從漳河運載復分車

迴取事發出爲海州刺史累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
廢趙彥深引孝言為助加侍中孝言待物不平抽擢非
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
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對唯厲色遣下尋除中
書監加特進又託韓長鸞共構珽短及珽出後孝言除
尚書右僕射仍掌選恣情用捨請謁大行敕浚京城北
隍孝言監作儀同三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士將太府
少卿酈孝裕尚書左民郎中薛叔昭等並在孝言部下

典作日別置酒髙會諸人膝行跪伏稱觴上壽或自陳
屈滯更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為已任皆隨事報答
許有加授富商大賈多被銓擢所進用人士咸險縱之
流尋遷左僕射特進侍中如故孝言富貴豪侈尤好女
色後取妻定遠妾董氏大躭愛之内外不和更相糾列
又於晉陽監作坐事除名徙光州後主敗後有敕追還
孝言雖黷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
景良辰未曾虛棄賦詩奏伎以盡歡洽雖草萊之士粗

闕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其貧躓者赤時乞遺時論復以此多之齊亡入周位上開府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高祖倍侯利魏道武時內附位大羽真賜爵孟都公父那瓌光祿大夫贈司空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初為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送柔然主阿那瓌見金獵射深歎其工及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衆屬焉署金為王金度陵終敗乃統所部去陵詣雲

州魏除為第二領民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鴈臣
仍稍引南出黄瓜堆為杜洛周所破與兄平二人脫身
歸尒朱榮為别將尒朱兆等逆亂神武密懐匡復金贊
成大謀仍從平晉陽追滅兆太昌初為汾州刺史從神
武破紇豆陵於河西沙苑之役神武以地阨少却為西
師所乘遂亂張華原以薄帳歷營點兵莫有應者神武
將集兵更戰金白衆散將離勢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
神武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神武乃還於是大崩喪甲

士八萬是役也無金先請還幾危髙仲密西叛周文攻洛陽從神武破之還除大司馬封石城郡公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司馬子如教為金字作屋況之其字乃就神武重其古質每誡文襄曰爾所使多漢有讒此人者勿信之及文襄嗣事為肆州刺史

北齊書曰侯景降西魏西魏使大都督李景和等領馬步數萬援景聞金將要之退走世宗攻西魏王思

政于潁川詔金督彭樂等屯河陽斷其奔救之路復

會攻潁川平之

文宣受禪

文宣先謀受禪使段韶問金于肆州金深言不可見

文宣本紀

封咸陽郡王

北齊書曰金常病帝幸其第視疾賜以醫藥中使不

絕

天保三年就除太師駕幸其第視宮及諸王盡從置酒極夜方罷帝歎甚詔金第二子豐樂為武衛大將軍賜帛五千疋謂曰公元勳佐命父子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為藩衛仍詔金孫武都尚義寧公主成禮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諸王皆從其見待如此後柔然為突厥破散慮其犯詔金屯兵白道備之多所俘獲幷表陳國可取狀文宣乃與金共討之進左丞相帝晚年敗德嘗持稍走擬金胸者三金立不動賜物千段孝昭

踐阼納其孫女為皇太子妃詔金朝見聽乘步挽車至階武成即位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為太子妃金曾遣人獻食中書舍人李若誤奏云金自來武成出昭陽殿敕侍中元文遥將羊車引之若知事誤更不敢出映廊下文遥還覆奏帝若云空頭漢合殺亦不加罪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

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妬無寵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勲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為憂天統三年卒年八十贈假黃鉞相國太尉公謚曰武子光嗣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初為侯景部下彭樂謂髙敖曹曰斛律光小兒不可三度將行後奪人名以庫直事文襄從出野見鴈雙飛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落二鴈從從金西征周文長史莫孝暉在行間光年十七馳馬射中之因擒於陣神

武即擢授都督封永樂子又嘗從文襄於洹橋校獵見雲表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鵰也丞相屬邢子髙歎曰此射鵰手也時號落鵰都督齊受禪別封西安縣子

三國典畧曰齊主嘗飲酒曰今日樂哉光進曰關西未平何樂㑹當率馬步十萬三道並渡陷玉壁收長安使官襲冠冕軍釋介胄然後稱樂齊主曰光憂國如家羣臣莫及段韶出謂光曰卿勝先帝耶先帝以

四十萬攻玉壁不利將兵如盤挐水誤即覆何易言之光笑曰非卿所知　北齊書曰天保三年光除晉州刺史東有周天柱新安牛頭三戍招引亡叛屢為寇竊光襲破之又大破周儀同王敬儁等九年率衆取周絳川白馬澮交翼城等四戍除朔州刺史十年取周之文侯鎮立戍置柵斬其開府曹迴公

皇建元年進爵鉅鹿郡公時樂陵王百年為太子孝昭以光世載醇謹納其長女為太子妃歷太子太保尚書

令司空司徒河清三年

　北齊書曰周遣將達奚成興等來寇平陽詔光禦之

興等聞而退走光遂北入其境獲二千餘口而還

周大司馬尉遲迥齊公憲庸公王雄等衆十萬攻洛陽

光率騎五萬馳往戰於邙山迥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

迥憲僅免仍築京觀武成幸洛陽策勳遷太尉初文宣

時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恒以冬月守河椎氷及帝即位

朝政漸紊齊人椎氷懼周兵逼光憂曰國家常有吞關

隴志今日至此唯翫聲色乎先是武成納光第二女為
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皇后光轉大將軍三年六月父喪
去官其月詔起光及弟羨並復位秋襲爵咸陽王遷太
傅十二月周軍圍洛陽壅絶糧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
率步騎三萬禦之
北齊書光擐甲執銳身先士卒
鋒刃纔交周將宇文傑衆大潰直至宜陽軍還擊周齊
王憲等其衆大潰

北齊書曰光軍還行次安鄴周齊王憲等以衆五萬躡軍後光縱騎擊之憲衆大潰憲又令宇文傑等率步騎三萬于鹿盧交塞斷要路光與韓貴等合擊又大破之

詔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年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憲相持憲不敢動二年率衆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周柱國抱罕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寬等來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其柱國紇

干廣畧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敕便散兵光以軍人多勲未得慰勞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時朝廷發使遲留將軍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聞光軍已逼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左丞相别封清河郡公光嘗在朝堂垂簾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前光怒曰此人敢爾後珽在内省言聲高慢光過聞之又怒珽知光忿己賂其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

夜抱膝歎曰盲人用權國必破矣珽省事褚士達夢人倚戶授其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水中將留何處人以告珽珽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真者解斛律於我不實士達又言所夢狀乃其父形也珽由是懼又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擬寇難今賜之無乃闕軍務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於是官無菜賒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

人訴爲光曰此萊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祖珽積怨周將軍孝寛憚光乃作謡言令間諜漏之於鄴曰百斗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竪祖珽續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於路提婆聞之因告其母令萱令萱以饒舌為斥己盲老公謂珽也遂恊謀以謡言啟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謡言可畏帝以問韓長鸞

鸞不可事寢光又嘗謂人曰令軍人皆無褌袴後宮內參一賜數萬匹府藏稍空此是何理受賜者聞之皆曰天子自賜我耳於相王何預珽又啟求見帝使以庫車載入珽因請間惟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啟即欲施行長鸞以為不可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決行脫事泄如何帝然洪珍言猶豫未決珽令武都妾兄顏玄告光謀不軌又令曹魏祖奏上將星盛不誅恐有災禍先是天狗西流占曰秦地案秦即

咸陽也自太廟及光宅並見血

隋書五行志曰天戒蓋謂殺光則宗廟旋覆

先是三日鼠晝見光寢室常投食與之一朝三鼠俱死又牀下有二物如黑賭從地出走其穴膩滑大蛇屢見屋脊聲如彈丸落又大門横木自焚擣衣石自移而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前西討還敕便散兵光令軍前逼將為不軌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遣使豐樂武都處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

北齊書曰士讓所啟軍逼會帝前所疑意帝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又恐召光不從命珽請賜光駿馬令明日乘至東山遊觀須其來謝因執之帝如其言光將上馬頭眩及至引入凉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倒光曰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絃罥其頸遂拉殺之時年五十八血流於地剗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反族滅之使

二千石郎邢祖信掌簿籍其家珽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貝刀七口賜稍二張珽又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子枝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鬬者不問曲直即杖一百珽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重刑郎中何可分雪乃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好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祖信少年時父遜爲李庶所卿因詣庶謂之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庶父請杖庶而謝焉

光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性節儉簡聲色不營財利

杜絶饋餉門無賔客罕與朝士交言不肯豫政事每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

三國典畧曰光號令軍士不過數言言皆切要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務從省實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

三國典畧曰光寒不服裘夏不操扇所得果耩遍分麾下有卒中蠱親嘗其吐皆樂為致命

有罪者唯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爲死宜陽之役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人不然取爾十倍周人即歸之在西境築諸城馬上以鞭指畫所取地皆如言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惟板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嚴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爲隣敵懾憚罪既不彰一旦屠滅朝野惜之

本史恩倖傳曰時有開府薛永宗常自云能思鬼及

周兵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前

去帝信之嗚呼死猶信而生反戮足見後主之暗而
光之忠且才也予故改錄于此
周武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上柱國崇國公指
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鄴長子武都位特進開府
儀同三司梁衮二州刺史所在唯事聚斂光死遣使於
州斬之小子鍾年甫數歲獲免周武命襲崇國公隋開
皇中卒於車騎將軍羨字豐樂少機警善騎射
談藪曰文宣常宴羣臣酒酣各令歌樂豐樂獨歌曰

朝亦飲酒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

帝曰豐樂不吾諂是大好人

河清三年為都督幽州刺史其年突厥十餘萬冦州境

羡揔諸將禦之突厥望見軍容齊整遂不敢戰遣使求

款附天統元年五月突厥可汗遣使請朝貢歲時不絶

羡有力焉詔加行臺僕射羡以鹵屢犯邊塞自庫推戍

東拒於海二千餘里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

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又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

於潞因以灌田公私獲利在州養馬二千匹部曲三千以備邊突厥謂之南面可汗四年遷行臺尚書令別封高城縣侯羨歷事數帝以僅直稱雖極榮寵不自矜尚至是以合門貴盛深憂之武平元年上書推讓乞解所職詔不許其年秋進爵荆山郡王羨慮禍使人騎快騾至鄴無日不得音問後二日鄴使不至憂之又夢著枷鎖或勸羨速奔突厥羨不從占其夢曰枷者加官鎖者鎖鎖吉利及光誅敕中領軍賀拔伏恩等十餘人馳驛

捕之又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州行臺僕射獨孤
永業便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既至門者白羨曰使
人衷甲馬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迎之遂
見執死於長史廳事謂其妻曰啟太后臣兄弟死自當
知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為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
兵何得不敗并害五子年十五以下者宥之羨未誅前
忽令其在州諸子五六人鎖頸乘驢出城合家泣送之
至閭日晚而歸吏民莫不驚異行燕郡守馬嗣明道術

之士為羮所欽竊問之答云須有禳厭數日而有此變羮及光並工騎射少時獵之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日令出田還即校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腋羮獲雖多非要害之所光恒蒙賞羮或被捶人問其故云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服其言

論曰齊神武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練兵訓旅遥

制朝權鄭都機務情寄深遠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等俱不能清貞守道以康亂爲懷而厚歛貨財塡彼溪壑蕭何鎮關中荀彧居許下不亦異是乎賴文襄入輔責以驕縱厚遇崔暹奮其霜簡不然君子屬厭豈易間焉子如徒以少相親重情深昵狎義非草昧恩結寵私勲德莫聞坐致台輔膺之風素可重幼之清簡自立有足稱者竇泰尉景婁昭庫狄干韓軌等並以外戚近親屬雲雷之舉位非寵進功籍勢成附翼攀鱗鬱爲佐命之

首定遠以常人之才因趙郡忠正將志除朝蠹謀逐佞臣而信納姦凶反受其亂遂使庸豎肆毒賢戚見誅敗政害時莫大於此鄙語曰利以昏智況定遠非智者乎段㷀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地京兄稱焉韶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或出當閫外或任處留臺以猜忌之朝終其眉壽屬亭侯多警為有齊上將豈其然乎當以志謝矜功名不渝寔不以威權御物不以智數要時此其効歟斛律金以神武撥亂之始翼成王業忠款之

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視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誅夷既處威權之重蓋符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戰將兵權暗同韜畧臨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氏霸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威而太寧已還東隣浸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瓴而用武成并吞之壯志光每臨戎誓衆式遏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啟關之策而

世亂讒勝加以震主之威主暗時艱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為趙將北翦胡冦西郤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其議害光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為疆隣滅仇嗚呼戒之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二